



團圓



戈振纓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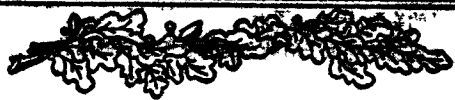
新文藝出版社

5352

团

圓

戈振纓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“团圆”所写的是发生在新旧社会轉換时期的悲喜剧。工人赵龙，解放后一直都在怀念着从前被惡霸綁去抵債的妻子，他希望能够得到幸福的团圆。

在一个农业合作社里，他终于找到了慘別七載的亲人。但是，这时他却发现：解放后，他的妻子却和一个姓何的农民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于是，在他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最后，他终于断然的牺牲了自己的幸福。因为他認為妻子和那姓何的农民都是无辜的，他願意自己来忍受这种由于旧社会的罪惡所造成的痛苦，却把幸福留給別人。

“周大娘”是一篇报告，写的是一个心直口快热心腸的老大娘。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却又是非常受人愛戴的热心公共事业的好人。

团 圆

戈 振 櫻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444

开本 787×1092 經 1/32 印張 2 9/16 字數 49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价(6) 0.22元

目 次

團圓.....	1
周大娘.....	63

团 圆

1

1953年，一个晚秋的早晨，晴朗的天空，象一片蓝色透明的水晶。东方天边，火轮般的太阳，透过地面薄薄的水汽，把鲜艳的红光洒向大地。

路旁的杂草，绿颜色还不曾褪尽，每一片草叶儿都托着几颗晶莹的露珠。村庄附近的柿树和枣树，叶子大部分都已枯落了，但却还零星地点缀着金红色透熟的大柿子，和晚熟的朱红大圆枣。这是按照农民的老习惯，被有意留下“押树”的。

田野里，高杆庄稼都收割完了，空气里散发着浓郁的新谷香。村庄外边场园上，到处堆放着高高的秫秸垛和谷秸垛。大部分人家的新粮，都送进粮仓里去了。农忙接近尾声了。人们怀着紧张、愉快的心情，欢度着这个丰收的季节。这里到处听得见歌声和欢笑。

红旗农业合作社，社务委员何贵生家的院子里，成群的鸡儿，抢吃着散落在地上的谷粒儿和草种儿。一只调皮的大公鸡，独个儿飞到屋顶上，虽然早就过了报晓的时刻，它还是满带劲儿伸着脖子，竖竖着火红的大冠子，“格儿！格儿”的鸣叫

着。

貴生嫂已經吃過早晨飯，正靠着豬圈的矮牆拌食喂豬。她那六歲的閨女環兒，領着三歲的弟弟小石頭在院子里玩。小石頭舉起一根小木棒，朝着鷄群扔過去。一只老母鷄正在用爪子扒着泥土揀着東西吃，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，才待要逃，慌忙中閃了一個筋斗。急忙張開翅膀，支着身子爬起來，“呱呱”叫着逃開了。

“小石頭！別趕鷄！”貴生嫂喊住他：“好乖孩子，你叫它好生吃飽了，等着它下蛋給你吃。”

“媽媽！媽媽！你看，我不趕鷄啦！等鷄下了大蛋，這麼大！給我吃，給媽媽吃，給爹吃。”

貴生嫂喂過了豬，就去牲口棚里拉那大青驢子“青兒”。這青兒早就吃飽了，可是，還用它那右前蹄兒扒着地，“蹬蹬”的响。因為合作社的庄稼大部分都收拾完了，暫時沒有很多的活兒好干，每天早飯後，貴生嫂照例要把它牽到草地上打打滾兒。這已經成了習慣，現在它又忍耐不住了。

這大青驢兒是合作社的四大光彩之一。所謂四大光彩，是：劉灌園的新步犁；何貴生的抽水機；貴生嫂的大青驢；焦大媽的老母豬。貴生嫂喂的這大青驢兒，長的的確旺相：屁股胖的圓溜溜的，渾身青毛光油油的，高高的個頭兒，粗實健壯的大長腿。從欄里一拉出來，高高的昂着頭，“哈哈”直叫。煞象一匹正待上陣的大戰馬，連貴生嫂的精神也禁不住抖擻興奮起來。

這四大光彩，老何兩口兒就占了兩“光”，所以何格庄的人一提起他們兩個來，沒有不伸大拇指頭的，都夸老何半路兒找

了个好媳妇。她，能干活，会理家，脾气好，思想又进步，合作社的活儿样样她都带头儿干。而且，一进门儿没几年的工夫，就给老何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。——这样的好老婆，叫人那里找去！

他们的家就在庄头上，一出門就望得見那通往县城的大道。貴生嫂把牲口牽出門去，大青儿剛放倒身子打了个滾儿，她就听見东鄰的巧妮儿，从大道那边的場園上，向她吆喝道：“貴生嫂！貴生嫂！你家来客啦！你看哪！……”

她抬起头来，用手遮着刺眼的阳光，望見从对面老远走来了三个人：一个中年汉子，約有四十岁左右；还有个十八、九岁的姑娘，和一个十一、二岁的男学生。他們越走越近，一个个渾身穿的新蹭蹭的。那汉子穿一身嶄新藏青卡其布制服，那姑娘穿一套花綫呢人民裝，那男孩穿一套海昌藍細布学生服。汉子和姑娘的左前胸上都挂着方方圓圓的紀念章。姑娘手里还提着个花花綠綠的紙包儿。

最初她还以为是城里的模范工人来訪問何貴生的，可是看了半晌，禁不住惊叫起来：“啊！啊！你你，孩子爹！……”說着就張开兩手跑过去。

“媽媽！”那个大姑娘迎着貴生嫂跑过来。

“媽！媽！”男孩子稍微迟疑了一下，也跟着姐姐奔过来，兩個人一起扑到貴生嫂的怀里去。

“孩子媽！”中年汉子，也跑到她跟前，站住了，他使勁地咬住牙，好歹才忍住了，沒有讓那兩眶泪水滾出来。

“啊！真沒想到，真——，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嗎？我还

以为咱这辈子捞不着见面儿了！——走——吧，咱家去坐吧！”

他們剛進門兒，貴生嫂一回头：“啊呀！青儿跑了！”原来刚才在街上只顧說話，随手撒了韁繩，把牲口跑掉了。

她低头一看，兩個孩子还在院子里玩，便随口吩咐道：“环儿！你領着小石头去找你爹，把大青儿抓回来！”

剛来的那个大姑娘和小学生听她喊“环儿”和“小石头”，都吃了一怔。但，馬上就明白过来，这并不是叫的他們兩個。她呼唤的是院子里那兩個小孩子。

小环儿領着弟弟往外走，好奇地回头瞅着这三位生客，用眼睛一直把他們送进屋里去。

貴生嫂領着他們爷儿三个，进了房門，就抱住兩個孩子，坐在炕上哭起来：“我只說您爷儿們，早都不知哪里去了；沒想到咱这一家人还能团圓。要不是毛主席的天下，那里会有今天！……您爷儿三个，就是孩子爹的样儿，我还認得出来。你姊妹倆的样儿都大变了，要在街上碰着我，你就是赶着我叫媽，我恐怕还不敢答应哩，——小石头！啊！仔細看看还帶小时候的样儿，可是胖多了，臉色又黑又紅了。”

“环儿媽！你却还是七年前那个样儿，不見老，倒反年輕了。”这个被貴生嫂称做孩子爹的汉子，从進門来，就一直在观察着她的臉色和她的这个家。

貴生嫂仍然低着头，凝視着这个也叫“小石头”的男孩子的臉：“啊！这眼角上的疤！……”她一看見这个疤，心就象叫針扎了一下，痛得她打了一个寒战，慢慢地閉上眼睛，兩串泪珠儿，順着眼角滚下来。

七年前，一个冬天的晚上。

北风紧吹着。那风把铁匠赵龙的小窝棚都鼓满了，象要把这棚子鼓跑似的。

老赵这个小窝棚，座落在×县城东北角的一条“铁匠街”上。×县城的铁匠炉，在全省都是出名的，有几条街的居户全是铁匠。

赵龙嫂蹲在炉旁烙煎饼。炉里的火光，照着赵龙嫂布满了愁云的脸。她不时地侧着脑袋，倾听着门外的声音。十二岁的环儿坐在灶前拉风箱，四岁的小石头围着炉子转圈儿。他知道今天晚上又要有饭吃了，高兴得拍着那冻得红里透紫的小手唱唱儿。

“你爹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赵龙嫂自言自语地问。她今儿下午，在街上听见有人向她透了个风，说潘閻王要卖她丈夫赵龙的“丁”，用卖得的钱，来偿还他们欠潘閻王的那笔债。这期间正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解放区大举进攻，这座靠近铁路线的小县城，闹抓丁闹的很厉害。因此，赵龙嫂一听这风声，吓得脸都黄了。偏偏老赵吃过午饭以后因为炉上没有活，出门去找熟人揽活儿去了。赵龙嫂放心不下，急三火四地跑出去四处寻找老赵。找到日落也没见老赵个影儿，急得她头上都冒烟了。后来幸而碰上铁匠老孙，告诉她，刚才还看见老赵往北去了，她这才多少放了点儿心。

“小石头过来烤烤手，看你冻的！”环儿说着，就去拉他。他还用力往外挣。赵龙嫂随手揭起一张煎饼，塞进他怀里，他这才不挣了，乖乖地蹲到火爐跟前去，微笑着，用一只小手抹去那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。

“呼噠！”那扇小破柴門儿，給一只沉重的大脚碰开了，老赵那个高大魁偉的身子，一头撞了进来，帶进了一陣冷风和一股强烈的燒酒味儿。

“这老半天，你到那里去瞎逛来！——孩子爹！你，你又喝酒了，”这话象是責备，又象是安慰。

“唔，唔！又喝了！又喝了！……”老赵嘟嘟囔囔地，象說夢話。他把身子歪倒在那張用几頁破木板架成的床上。破床在他的身子底下吱吱軋軋的直响。

“孩子爹，你在外边听說过沒有？”赵龙嫂放低了声音，机密地問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潘大头要卖你的‘丁’！”

“听——說——了！”老赵若无其事地答着。

“孩子爹！你別不拿着当回事儿。我看你还是出去躲兩天罢！”赵龙嫂对他这种不慌不忙的态度有点生气了。

“躲兩天？嗯？好罢，出去躲兩天这倒容易。那么兩天以后呢？嗯？”在老赵平靜的声音里蘊藏着无限的悲憤。

“以后再說以后的話。你知道那坏种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的。万一他真的把你卖给‘遭殃軍’，咱这一家人不也都跟着交代了！我看你还是出去避避的好。”

“那么，撂下您娘儿们怎么过呢？——我要走了，将来咱们还不知能不能撈着再見面儿哩！”老赵一边說着，一边用拳头捶着腦袋。他痛苦而又慚愧，凭着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闖不出关去，却把一副生活的担子，推給老婆担着，这有多么丢人！但是，他自己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“你放心罢，石头縫里还長出青草来哩，我一定能养活得了这两个孩子！将来咱一家人也一定能够再見面。就是不能活在一起，也一定要死在一块！”这是赵龙嫂斬釘截鉄的回答。

“啊！孩子媽！你……”老赵差一点儿流出泪来。

赵龙嫂背过身去，用衣角擦着眼睛。

“啊！媽！煎餅糊了！”环儿在灶前吆喊着。

赵龙嫂赶紧跑过去，把那張烙糊了的煎餅揭下来，

好半天誰也不做声，突然，老赵从床前站起来，抱起小石头，兩只眼睛盯着他那張小臉儿：“小石头！小石头！你仔細看看你爹！你長大了能养活你爹嗎？說，你說！”小石头因为正在吃东西，猛的被他这緊張而又突然的举动吓哭了。

“你媽是个好媽媽，可是你爹却是一个不中用的东西，养活不了你娘儿三个！”說着就把小石头放下，举起手来搥了自己兩個嘴巴：“你这个賤材！你这个混——蛋！”

赵龙嫂搶上去扯住了他的手：“你手痒了就打我，別作踐自己的身子！你知道你自己的身子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啊！——再說，也不能怨你呀！鬼子临投降时，把咱们的爐給毀了，要不借这笔錢，怎么能置得起这盤新爐呢？沒有爐咱們又靠什么吃飯哩！”

“有了这盤爐还不是一样得挨餓！”老赵象要和誰吵架似的。他剛才罵了自己，也打了自己，可是，他心里却十分不服气，一肚子憤慨和委屈，再也压抑不住了：“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孩子。可是，我真是個不中用的东西嗎？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媽的，不信，这小县城里只管打听去，那一家不夸咱老赵手艺好！誰不知道咱老赵是个只知干活，邪門不入的好汉子头儿！媽的，誰知凭着我这一身本事，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落到潘大头、何歪嘴他們这一伙弄种手里去！——潘大头！潘大头！我要不是怕連累了老婆孩子，我这拳头，一下子也能把你砸个稀糊爛。”老赵說着，狠狠地晃了晃自己的拳头。

黑影里，两个孩子吃惊地望着老赵那张看不很清楚的激憤的脸。

第二天下午，北风已經停息了，天却阴得烏黑。慢慢地就飘起雪花儿来。

雪越下越大，赵龙嫂呆呆地从窗口望着飞滿了雪花的天，心想：“孩子爹今天晚上能宿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身上穿的那么單薄……”

突然，她看見窗外有四五条汉子直扑她家門口奔来。“澎”！那扇小柴門儿被猛的一脚踢开了。两个孩子吓得都躲到媽媽身后去。

那几条汉子“忽”地声从門外闖进来，一进門儿，“刷”地散开了，摆出了要从四面猛扑上来的架势。但，仔細一看，眼前只有一个老娘們和两个孩子，这才放了心，把已經拉好的架势

收起来。

“赵龙在家嗎？”一个歪歪嘴的矮胖子——他就是潘大头最得意的狗腿子何歪嘴，朝着赵龙嫂問。

“啊？不在家呀！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”赵龙嫂心想这一定是潘大头派来抓赵龙的。幸而昨天晚上把他打发走了，这场灾难总算逃了过去。她不由得深深的舒了一口气，仿佛放下了一副千斤重担。

“怎么？不在家？他到哪里去了？”何歪嘴的兩只賊眼，狠狠地盯着赵龙嫂。

“誰知道呢？临走时他也沒告訴我。”

“什么？他没告訴你？嗯？”何歪嘴的眼阴狠狠地盯着赵龙嫂的脸：“这小子一定是逃跑了。好！那么他逃到哪里去了，快說，快！說了实話就饒了你，要不了話，嗯，你可要小心点。”他說話时狠狠地咬着那牙根儿，好象要一口把那逃走了的赵龙的骨头咬碎似的。

“我剛才不是說过了，他临走时并没告訴我，我也正在找他哩。”赵龙嫂和何歪嘴說話的时候的态度十分沉靜，对答如流，連她自己都感到惊异，是什么原因使她有这样大的胆量！

“好哇！老赵逃跑了，总算便宜了他，但，便宜了他却便宜不了你！”

“啊！什么？”

“哼！还有你問的？——赵龙欠潘四爷的債，你可知道罢。”

“嗯！知道！”

“知道就好。四爷叫我来取錢，請你給点方便罢！”

“这錢也不是我經手借的，你找我，我从哪里去弄錢还你？”

“嘿嘿！嘿嘿！你大伙都听見了罢？嘿嘿嘿！”何歪嘴不住声地奸笑着，那張歪嘴儿就更加歪得不象个嘴样儿了：“好！好！赵龙老婆真是好样的！可是，你以为把老赵藏起来就沒事儿了嗎？这笔錢，找老赵要，老赵不在家；找你要，你又沒有錢。对不起，那么就只好把你帶去了。”

“啊？把我帶去！”

“嗯！把你帶去。怎么样？看样子你还不大情願罢？”

“什么！你大天白日敢搶人！”赵龙嫂豁地从地上跳起来。但，就在这时候，那站在何歪嘴身后的两个汉子也跳上来，架起她的胳膊，拖着就走。

“小石头！小环儿！我的孩子啊！……”

“媽媽！”小环儿和小石头冲出門来，沒命地扑了上去。

何歪嘴飞起一脚，正踢在小石头的左眼角上，鮮血順着臉頰流下来。

“啊呀！小石头！……”赵龙嫂回头望了小石头一眼，哀号了一声。但，她的嘴立刻被一团棉花塞住了。

雪越下越大。天是白的，地也是白的，整个空气也都变成白的了。两个孩子站在雪地里，象两个雪人儿。望着前面雪地上，媽媽剛剛走过去的那一串脚印儿，哭喊着。这脚印儿越远越小，并且慢慢的被紧下着的大雪填平了。……

这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別多，三天五日就是一場。×县城那

条“铁匠街”上的小棚屋子，被雪压倒了不少。有的还压死了人。老赵那个小棚屋子也倒塌了。两个孩子也不知哪里去了。

自此，老赵这一家，就这样的“完了”。他们——老赵两口儿和两个孩子，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亲戚朋友，谁也不知道。只有老赵的好朋友孙铁匠知道一点关于老赵和孩子的消息。因为是他亲自偷偷地，在一个深夜，领着孩子给老赵送到山上去的，并且把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……。可是，以后他们都哪里去了呢？这连老孙也不知道了。

据传说，赵龙嫂被绑走后的第三天傍晚，潘大头在城里喝醉了酒，一个人没带护兵，走出城去。这时天色已是掌灯时候，天空里正在纷纷地飘着大雪。他走到离城五里的平畅河大桥上，突然从桥下跳出个“水鬼”来，拉住他的大腿就往河里拖。不巧，这时从桥对面远远来了两个人，给他把水鬼冲散了。

自此，铁匠街上的铁匠便都揣摩着，这水鬼一定是老赵的鬼魂。老赵准是投河自杀了。因为冤魂不散，特来报仇的。可惜，潘閻王“气数”不到，水鬼被人“冲”了。人们每谈到这里，都情不自禁、十分惋惜地叹几口粗气。

3

一转眼，七年的时光过去了。

济南解放前，老赵父女们流落在济南街头上。挣扎着总算活了下来。

济南解放后，第二年春天，赵龙就参加了铁业生产合作

社。并且很快就被选为社里的負責干部。小环儿也經劳动局介紹，到国棉四厂細紗車間当了練習工，赵龙还給她起了个大名叫赵新环。現在赵新环已經是有三年多工齡的熟練工人了。一年前，她就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最近她又超額完成了生产計劃，特別是質量計劃。——1953年，許多紡織厂，細紗工人能够完成質量計劃，一直被人看做是难以做到的事情。于是，赵新环的名字，便被用二号黑体鉛字，刊登在工人生活报的第一版上。

如果你不留心观察，很难認出这个美丽能干的小姑娘，就是七年前在×县城赵龙的鉄匠棚里所見過的那个干黄枯瘦的小环儿！一双深黑的大眼睛，不太明亮，却蘊蓄着无限的精力和智慧。她，不喜欢哈哈大笑，却有一絲温和的微笑經常挂在她丰潤的唇角上。她帶着微笑走进車間生产，又帶着微笑到业余学校学习；就是在會議上，和誰进行激烈爭辯的时候，那隱約可見的微笑，也从不會在她唇边消失过。这微笑就象長在她臉上，洗不掉也擦不去的。它經常放出一种特异的光輝，使人覺得她十分亲切而又可愛。

真的，平时从她臉上决不会发现她內心的痛苦和忧伤！但是，即使在她最幸福的时候，只要一触起媽媽来，心里馬上就会翻一个个儿。——七年多了，她父女們一直沒有打听到赵龙嫂的消息！

在她父女們去何格庄前不久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。

赵新环剛参加过厂子里兩周一次的跳舞会。在舞場里，小赵被輝煌的灯光和优美的音乐所陶醉了。她飞快地旋轉回舞

着，身子輕得象云雾，脚尖儿滑得象抹了油，跳得出了一身汗，却絲毫都沒有感到疲倦。

但是，欢乐的場合，時間过得总是很快的。預定十点半結束的舞会，尽管延長了半點鐘，还是很快就要結束了。年輕的人們，以瘋狂的速度，跳完了最后兩個曲子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厅。

四厂工人宿舍，就在馬路东首不远的地方。小赵随着东去的人流，朝着工厂宿舍慢慢地走着。并不算太窄的馬路，被他們这一伙人挤得滿滿的。出名的皮孩子金英蘭，从人縫里挤到前面，就着月光，找着了赵新环。小金喘吁吁地把头倚在小赵肩膀上，从她身上感到一股异样的温暖。

也許是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就代替媽媽照顾着弟弟的緣故，小赵已經习惯了用一种母性的温柔，关怀着那些年輕的姊妹。无怪厂里的男女同志都喊她做“小姐姐”了。她真是一个“小”姐姐，連她自己还没有完全断了孩子气呢。

“好姐姐！明天你到俺家来罢。我叫俺媽包饺子給你吃。你来給俺媽也上一課，給她講講共产主义。今天下午，你在团支部大会上講的真太好了！”

沒等小赵答腔，早有人插进嘴儿来：“哟！有这样的好事兒，明天我也去。小金！咱去行嗎？一样的同志，可不能兩样看待呀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你要到俺家去，大娘又好罵我了：哎呀！小金这个勾死鬼，又把俺乖給勾去了。过一个星期天俺也沒有撈着亲亲俺那乖！”小金这么捏着嗓門儿学着媽媽們的腔調